



周文初

四傑傳

續集

程瞻廬著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唐祝文周

四傑傳續集

第三集回目

第二三回	妃白儷青大娘逢才女	描鸞繡鳳四妹拜針神	三八三
第二四回	門內到奇人九娘愁慮	閨中添雋侶諸美歡迎	四〇一
第二五回	羅秀英持贈碧玉釵	余美顏願作試金石	四一七
第二六回	翠袖邊玉腕齊玉腕	羅裙下金蓮比金蓮	四三五
第二七回	笑盈盈樓上謔嬌音	情切切房中添俊侶	四五三
第二八回	寄家書苔岑逢舊友	出奇案杯酒話人妖	四七一
第二九回	失貞操閨女抱羞慚	存野心奸徒施秘密	四八九
第三〇回	花枝綽約心醉佳人	月色迷離魂驚男子	五〇五
第三一回	求佛佑九空念觀音	試夫心大娘授祕計	五二三
第三二回	評顏色合喚白頭公	認眉痕懷疑紅粉女	五四一

第二十三回

妃白儷青大娘逢才女

描鸞繡鳳四妹拜針神

假使唐解元不上鎮江去遊金焦二山。那麼突然來了一個美貌女郎。登門求見。他便要憶及仲熊的一席話。這個女郎便不容升堂入室。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假使唐解元不上鎮江去遊金焦二山。那麼這個美貌女郎。便不會登門求見。上回書中描寫船埠一帶的閑人。貪看唐家九美。七張八嘴。議論紛紛。看似閑文。實則也是一個緊要關鍵。若沒有昨天的一番熱鬧。怎會有今夜的美貌女郎進門。原來這個女郎。昨天也在稠人之中。飽覽唐家九美。而且知道唐解元此番出門。須有十天八天的勾留。他便認爲這是一個大好機會。所以便有今天的登門求見。自古道「大風起於蘋末」。無論什麼事。總有一個來由。只是人家不曾覺察罷了。且說入內稟報的便是家僮唐興。他吃了唐家的飯。也有三分像着主人。他旁的本領沒有。他品評美人的眼光。再要精確也沒有。他只須會見一面。便可給一個精當無比的分數。他在最近的幾天以內。曾把二

爺的兩位娘娘。和大爺的九娘娘。各批着一個分數。而且寫在一張梅紅名片的後面。二爺的兩位娘娘。大娘娘羅雪明名下。批了一個八分三釐。二娘娘憐香名下。批了一個七分六釐。惟有大爺的九娘娘秋香名下。却批了一個九分九釐。他批評時。不過偶爾遊戲。曾給唐壽看過。唐壽還贊成他的一雙眼睛。確是一副很精當的天平。一天。唐興唐壽偶然口角。唐壽吃了一些虧。懷恨在心。便偷着這一紙分數單。到大娘娘那邊去告密。說唐興大膽妄爲。竟敢批評主母的姿色。見於筆墨。現在取得他的親筆分數單在此。請大娘娘查察懲辦。陸昭容是一位御下很嚴的娘娘。家僮有罪。動不動便要責打家法板。唐興唐壽都曾嘗過這風味。現在唐壽告發。至少也須責打唐興一百下家法板。打的一蹶一拐。這是唐壽意想中事。唐壽呈上這分數單時。大娘娘早已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燄燄地無名之火。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見他把上面所載的分數。看了一遍。柳眉不倒豎了。依然是眉含山黛。杏眼不圓睜了。依然是眼如秋水。吩

咐唐壽把唐興喚入。只是很和平的說了他幾句。叫他以後不得再有這般的無禮行爲。饒過他一回。以後不再饒恕。唐興連稱不敢。磕頭退出。退出以後。痛罵着唐壽。你要害我。自有上天保佑。可恨作惡人。只是枉費機謀。唐壽心中奇怪。向來大娘娘對於家僮。一經有罪。從來不肯輕饒。怎麼今天看了這一紙分數單。反而轉怒爲喜。「一粒骰子擲七點。」倒惹那唐興說的嘴響。怎知大娘娘所以轉怒爲喜。爲着這些分數單上所批的幾分幾釐。再要正確也沒有。便是大娘娘批評分數。也不過和唐興一般無二。而且對於九娘娘批一個九分九釐。尤甚合於陸昭容的心理。只爲陸昭容見了秋香以後。當然「我見猶憐。」很佩服唐寅的目光不錯。但是經他嚴格品評以下。覺得自己的八個姊妹。姿色都在九分左右。惟有九妹的姿色。好到了九分九釐。爲什麼不給他一個十分。却要在十分之內。減少一釐。連那品評分數的大娘娘。也說不出所以然之故。現在見了唐興所下的批評。也是一個九分九釐。這便是「英雄所見大

略相同。」爲這分上。大娘娘的燄燄地無名之火。就此下降了。現在稟報的。又正是那個具有審美正確眼光的唐興。說什麼啓稟列位娘娘。門外來了一個美麗女郎。登門求見。大娘娘聽得美麗兩字。出於唐興的口中。便不詢問這女郎的來歷。却問女郎怎樣的美麗。唐興回答一句。這女郎十分美麗。陸昭容聽了。不勝驚異。忙道。快請這女郎進來相見。唐興答應而出。其實唐興說的十分二字。是一種普通名詞的十分。和分數單上的十分不同。分數單上的十分。是悉心評量而得的結果。所以美如秋香。十分中還欠缺着一釐。至於普通名詞的十分。便用得寬了。很好便是十分好。很重便是十分重。這個十分。便不是悉心評量的十分了。只因大娘娘誤會了唐興的話。却把普通名詞的十分。當作悉心評量的十分。以爲美如秋香。唐興只評他九分九釐。門外的女郎。竟勝過了九妹秋香。似這般的美人兒。怎肯失之交臂。所以不管這個女郎見得見不得。毫不思索地要請他進來相見。二娘娘羅秀英道。這個女郎有些突如其

來。不如遣人問明了他的來歷。才請他內堂相見。九娘娘秋香也道。大姊還請三思。大爺出門。家無男主。似這般來歷不明的人。還是緩見爲妙。大娘娘笑道。你們太小心了。要是有一個素昧平生的男子。登門請見。無論有來歷。沒來歷。我們只好拒絕不見。現在來的是一個女郎。女人和女人相見。有什麼妨礙。正在討論時。唐興又來稟報。那女郎隨後便來了。九位娘娘注意向外看時。其人沒有進門。已聽得弓鞋瑣碎的聲音。知道女郎便要進門了。九成堂上十八條視線。都集於中門左右近。陡然間眼前一亮。有一個美貌女郎。款款盈盈從中門外走將進來。陸昭容暗暗道。一聲唐興小廝的眼光。果然不弱。列位看官。要知進來的是怎樣一個美人。編書的却有幾句六言讚禮。

不少不多年紀。不長不短身材。不肥不瘠嬌軀。不纖不穠香腮。不卽不離態度。不新不舊衣衫。不亢不卑神氣。不村不郭丰裁。不似南都粉黛。無非北地裙釵。不見輕狂半點。十分姿色應該。

這是大娘娘陸昭容所下的考語。以爲這女郎足有十分姿色。其實未必有這滿格的分數。一者大娘娘有了先入之言。預存了成見。唐興的眼光是不錯的。所以一見之下。便以爲確有十分姿色。二爲大娘娘習見的美人。都是南方人。於北地胭脂。委實難得相見。中國的美術。都有南派北派之分。每派各有優點。而亦各有缺點。美術是這般。美人也是這般。陸昭容看慣了南派美人。陡然來了一個北方派的燕趙佳人。婀娜之中。帶些剛健之氣。眼光一經變換。便是有八分姿色的。也要當做十分。所以見了這女郎。便不覺心滿意足。認爲這是閨閣中的良友。編書的說時遲。在那裏交代大娘娘的兩種心理。事實上那時快。這女郎已被衆美人迎至九成堂上。讓他上坐。他再三不肯。他說。此來有求於九位娘娘。並不是到府上來做上賓。論理便該侍立。要是九位娘娘憐念我鞋弓襪窄。不耐久立。只須賜一末座。已是意外的光榮。他說到鞋弓襪窄。九位娘娘當然要注視他的裙幅以下。一經注視。九位娘娘都是自愧不如。原來九位

娘娘雖都是纖纖蓮鉤。但是多少總有些假借。只爲江南婦女的纖足。並不是真正的三寸金蓮。弓鞋雖然三寸。但是墊底的東西。總不能完全撤除。俗語叫做裝高底。九成堂上的九位美人。誰都脫不了高底的假借。不過分些厚薄罷了。若說純粹的三寸金蓮。不假高底。自然纖小。惟有這位女郎了。陸昭容性情豪爽。見他既不肯自居於貴賓之列。要是彼此相讓不已。非但苦了他的裙下雙鉤。便是九成堂上的九雙金蓮。也要陪着他受苦。於是吩咐侍婢。移一張座位在下面。那女郎稱謝以後。方才和九位娘娘同時就坐。陸昭容又看出了那女郎的特別優點。只爲他們的九姊妹。雖然雪膚花貌。畢竟乞靈於脂粉。惟有這女郎不施脂粉。却是天然的姿色。面龐兒白裏泛出紅來。丫環送茶。他伸手去接。他的玉腕和丫環的手臂相比。竟顯出白的程度來了。他的玉腕比那上白棉花。丫環的手臂。還比不上次白棉花。昭容問及他的姓名籍貫。他說姓余名美顏。山西大同府人。雖然生長山西。但是隨宦入京。父親余上達。是個小京

官。不幸被寧王所害。口外充軍。自己又被寧王看中了。派人送往江西。以充王宮姬妾。幸而到了南京。寧王謀反發覺。業已失敗。自己便可免受姬妾之辱。但是一身飄泊。無家可歸。想到有一個族叔在蘇州閶門內中市經商。不辭長途跋涉。來到貴地尋訪。誰料時運不濟。族叔因商業折本。挈眷回鄉去了。說到這裏。很有些歎歎感歎的模樣。衆美人聽了。都是憐他的遭遇。陸昭容聽他說是大同人。不禁暗暗點頭。怪不得他的裙下雙鉤。如此纖小。原來大同的纖足。是著名於全國的。俗語說的好。『蘇州頭。揚州脚。』可見蘇州婦女的特長。只在梳頭。不在纏脚。蘇州脚比不上揚州脚。揚州脚比不上大同脚。纏足和地理有關係。大同地方的小脚。才是全中國的真正小脚。每逢六月六日。大同婦女有晾脚會的盛舉。纖足婦女同坐門前。供人欣賞他們的裙下雙鉤。有了這般的提倡纖足。所以大同婦女的小脚名聲。當然爲中國各省之冠了。陸昭容暗暗點頭。便是欣賞這名不虛傳的大同小脚。羅秀愛忙問余美顏道。余小姐。既然

投親不遇。爲什麼來到這裏。要與我們相見。余美顏道。自憐生不逢辰。遭了種種的挫折。縱有薄技在身。不難自謀生活。但一個弱女子。身在客邊。又沒有可靠的親戚。長此飄零。怕有什麼意外之變。今天冒昧登門。便要請求諸位娘娘。量才錄用。美顏不才。做一個自薦的毛遂。但不知諸位娘娘肯錄用否。陸昭容聽到量才錄用四個字。可見他自命不凡。非但有貌。并且有才。倒要試他一下。看他擅長些什麼。忙道。余小姐。你要我們量才錄用。不知你擅長的那一門。余美顏笑答道。娘娘休笑。難女自誇。凡是女子家應有的技能。難女大概略知一二。這句話出口。九成堂上的衆美人。都吃了一驚。暗想他小小年紀。誇下這般的大口。誇張儘他誇張。是真是假。只須考試他一下。便可辨別魚龍。陸昭容道。你會得吟哦麼。余美顏道。吟風弄月。是閨中的消遣方法。雖不精通。略知一二。陸昭容道。那麼有一個對仗在這裏。請教大才。我的上聯是卽景生情。只爲素昧生平的余女士。今日登門。是出乎我們意料以外。這個上聯。叫做

或入門中。

余美顏道。難女是山西人。多少總帶些山野之氣。我便對一句。

人來山畔。

陸昭容笑道。我的上聯還有一句。只爲或入門中是一個闕字。所以我說。

或入門中。毋踰我闕。

余美顏道。大娘娘添這一句。大有拒絕我入門的意思。但是難女登門。實出於一片至誠之心。難女的下聯。也可添上一句。叫做

人來山畔。欲會羣仙。

衆美人聽了。都欣賞他靈心慧舌。而且羣仙的仙字。又正是人來山畔。可謂巧不可階。但是陸昭容心中。還要難他一難。方才的拆字格。既然難他不倒。換一個複字格去難他。一定可以難倒他了。於是思索片時。便道。余小姐。我還有一個上聯在此。再來請教大才。只爲蘇城通關坊內。有一座金姆橋。橋邊種着幾

株金線柳。我的上聯叫做

金姆橋邊金線柳。

余美顏道。難女住在北京時。北京附近有一座玉泉山。這是燕京八景之一。玉泉山下。有一個花園子。花木繁盛。難女便得了這下聯。

玉泉山下玉簪花。

昭容點了點頭道。對得很好。但是我的上聯。却有兩句。叫做

金姆橋邊金線柳。金線柳穿金魚口。

昭容以爲添了這一句。便難倒了余美顏。誰知余美顏並不爲難。輕輕的道一句。難女對就了。難女的下聯。也有兩句。叫做

玉泉山下玉簪花。玉簪花插玉人頭。

只這兩個對聯。對得陸昭容心悅誠服。便站將起來。又要請他上坐。說道。余小姐是一位才女。才女不可屈於下位。快請上坐吧。慌得余美顏連忙避席。堅稱

不敢他說。大娘娘倘再客氣。難女只好侍立在旁。坐都不敢坐了。昭容見他如此。便不再相強。他待昭容坐定以後。方才輕移蓮步。又走到末座邊坐了下來。九娘娘秋香道。請問余小姐。你會猜謎之戲麼。余美顏道。隱語廋詞。也知一二。只是不大高明吧了。秋香也是卽景生情。見他移動蓮步。又穩又輕。便引用一句弓鞋詩道。「兩瓣秋蓮落地輕。」請打藥名一個。秋香話才出口。余美顏已不假思索地答道。這謎底敢是「薄荷」吧。秋香讚不絕口道。敏捷之至。敏捷之至。二娘娘羅秀英是喜填詞的。前集四傑傳中。他曾填着「蝶戀花」調笑秋香。又香豔。又滑稽。傳誦人口。歎爲驚才絕艷。他想余美顏未必件件都能。般般皆會。不如試他一下子吧。忙道。余小姐你解得填詞麼。余美顏道。詞爲詩餘。難女也知一二。不過閨閣填詞。未免才弱。不慣唱「大江東去」。只慣作「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罷了。羅秀英聽他答覆的話。句句在行。便知道他填詞一定擅長的。但是一時要尋個題目。何從尋起。他舉目四顧。忽見屏風上的

兩幅美人畫。是出於沈石田的手筆。他指着「停琴待月」的一幅道。請你照着這畫意。填一首小令吧。余美顏道。小令有單調。有雙調。請問娘娘。要填單調。還是填雙調。羅秀英暗思。雙調易於貼切。單調難於精工。笑說道。簡捷一些。填個單調也好。余美顏略一沈吟。忙道。難女填的單調。小令「深院月。」要請娘娘指政。於是曼聲吟道。

邀夜月。寫愁心。獨坐花陰鳴素琴。一曲求凰彈未得。眼前恨不到知音。

羅秀英非但佩服他的敏才。而且在這「眼前恨不到知音」七個字。知道他別有寄託。要是再不加以青眼。便見得我們不在知音之列了。便笑着說道。余小姐錦心繡口。令人欽佩。但是屏風上還有一幅蕉窗聽雨圖。請大才一并題了吧。余美顏道。再要難女貢拙。不敢違命。換題一個詞牌吧。秀英想換了詞牌。只怕他避難就易。便道。不如仍用前調。以歸一律的好。但是余美顏略一沈吟。又另誦着一首「深院月」道。

眠不穩。夢難成。風透羅幃淚結冰。試聽芭蕉庭畔雨。一敲一滴到天明。

這一種悲楚之聲。確乎是個遭難女子的口吻。羅秀英聽了。非但佩服。又起了憐憫之心。那時四娘娘謝天香素號針神。繡出的禽鳥花卉。一時無二。他想余美顏擅長文墨。未必擅長針黹。於是也來試他一下道。請問余小姐。你既有錦心繡口之才。但不知可有壓線運針之技。余美顏答道。娘娘問及我可曾刺繡。說也慚愧。難女未遭家變時。家中雇着繡娘。悉心教導。雖然沒有描鸞繡鳳之才。但是「刺成枝上將雛鳥。繡出花陰捕蝶貓。」一經運用針線以後。便可栩栩欲活。只這幾句話。便說得謝天香將信將疑。果然照了他這幾句話。他的刺繡本領。竟高出本人之上了。只爲謝天香雖然善繡。也不過在工細兩個字上用功夫。若說栩栩欲活。談何容易。余美顏既這般誇張。謝天香便要看一看他的刺繡成績。這幾天。謝天香正在閨中繡一幅耄耋富貴圖。準備送給一位長親。作爲壽禮。原本是唐寅的粉本。牡丹臺畔。有一頭狸奴。正在那裏捕蝶。貓蝶

諸音毫毫。牡丹便是富貴花。所以叫做毫毫富貴圖。謝天香用着精細工夫。先把牡丹花和蝴蝶繡好了。這幅畫的結晶處便在一頭狸奴上面。尤其是狸奴的眼睛和毛色。倘使眼有精神。毛色靈活。這狸奴便栩栩欲活了。狸奴繡的活潑。那麼牡丹和蝴蝶也都增加了許多精彩。倘使這頭狸奴繡的索索無生氣。那麼蝴蝶既失卻活潑。牡丹也減少精神了。謝天香繡這狸奴。不敢輕於動針。只繡了一小部分。所有緊要所在。還遲遲沒有下針。現在聽了余美顏自稱會得「繡出花陰捕蝶貓」。他便想着了這幅未完工的「富貴毫毫圖」。忙遣丫環把堂樓上的繡綳繡具。一齊搬到九成堂上。要試一試余美顏的刺繡本領。無多時刻。一切繡綳繡具都已布置整齊。果然會者不難。難者不會。余美顏一經配色穿針。才下幾針。已使謝天香暗暗心服。但見他運針如飛。沒多時候。已把個捕蝶的貓繡成了。誰都見了要喝彩。妙在一雙貓眼睛。注視着雙飛的蝴蝶。背毛聳動。筋骨開張。好像要躍向空中一般。謝天香連連的道着佩服。口稱